古今小說





第三十二卷

遊酆都胡母迪吟詩

自古機深禍亦深　休貪富貴昧良心
簷前滴水毫無錯　報應昭昭自古今

話說宋朝第一個奸臣姓秦名檜字會之江寧人氏生來有一異相腳面連指長一尺四寸在太學時都喚他做長腳秀才後來登科及第靖康年間累官至御史中丞其時金兵陷汴徽欽二帝北遷秦檜亦陷在虜中與金酋撻懶郎君相善對撻懶說道若放我南歸願為金邦細作僥倖一朝得志必當主持和議

使南朝割地稱臣以報大金之恩撻懶奏知金主金主教四太子兀朮與他私立了約誓然後縱之南還秦檜同妻王氏航海奔至臨安行在只說道殺了金家監守之人私逃歸宋高宗皇帝信以爲真因而訪問他北朝之事秦檜盛稱金家兵强將勇非南朝所能抵敵高宗果然懼怯求其良策秦檜奏道自古皆臣事夷敵中原至今喪氣一蹶不能振作靖康之變宗社幾絕此殆天意非獨人力也今行在草創人心惶惶而諸將皆握重兵在外倘一人有變陛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莫若息兵講和以南北分界各不侵

犯罷諸將之兵權陛下高枕而安富貴生民不致塗炭豈不美哉高宗道朕欲講和只恐金人不肯秦檜道臣在虜中頗為金酋所信服陛下若以此事專委之臣臣自有道理保為陛下成此和議可必萬全不失高宗大喜即拜秦檜為尚書僕射未幾遂為左丞相檜乃專主和議用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凡朝臣諫沮和議者上疏擊去之趙鼎張浚胡詮晏敦復劉大中尹焞王居正英師古張九成喻樗等皆被貶逐其時岳飛累敗金兵殺得兀朮四太子奔走無路兀朮情急不遑心腹王進賴九內藏着書信送與秦檜

書中寫道、既要講和、如何還將郤又用兵、此乃丞相之不信也、必須殺了岳飛、和議可成、秦檜寫了回書、許以殺飛爲信、打發王進去訖、一日發十二道金牌召岳飛班師、軍中皆憤怒、河南父老百姓、無不痛哭、飛既還、罷爲萬壽觀使、秦檜必欲置飛于死地、與心腹張俊商議、訪得飛部下統制王俊與副都統制張憲有隙、將厚賞誘致王俊、教他妄告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權、王俊依言出首、檜將張憲執付大理獄、矯詔遣使召岳飛父子與張憲對理、御史中丞何鑄鞫審無實、將冤情白知秦檜、檜大怒、罷去何鑄不用、改

柏乃得良小米盡皆得略其智解

命万侯卨。那万侯卨素與岳飛有隙，遂將無作有，搆成其獄，説岳飛岳雲父子，與部將張憲王貴通謀造反。大理寺卿薛仁輔等訟飛之冤，判宗正寺士㒟請以家屬百口保飛不反。樞密使韓世忠憤憤不平，親詣檜府爭論，俱各罷斥。獄既成，秦檜獨坐于東窗之下躊躇此事，欲待不殺岳飛，恐他阻撓和議，失信金邦，後來朝廷覺悟，罪歸于我，欲待殺之，奈衆人公論有礙，心中委決不下。其妻長舌夫人王氏適至，問道相公有何事遲疑，秦檜將此事與之商議。王氏向袖中摸出黄柑一隻，雙手劈開，將一半奉與丈夫，説道

此樹一劈兩開，有何難哉！豈不聞古語云：擒虎易，縱虎難乎？只因這句話，提醒了秦檜，其意遂決，將片紙寫幾個密字，封固送大理寺獄官，是晚就獄中縊死了岳飛。其子岳雲與張憲、王貴皆押赴市曹處斬。金人聞飛之死，無不置酒相賀。從此和議遂定，以淮水中流及唐鄧二州為界，北朝為大邦，稱伯父；南朝為小邦，稱姪。秦檜加封太師魏國公，又改封益國公，賜第于望仙橋，壯麗比于皇居。其子秦熺，十六歲上狀元及第，除授翰林學士，專領史館。熺生子名壎，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職。熺女方生，即封崇國夫人。一時

[illegible]

權勢古今無比且說崇國夫人六七歲時曾弄一個獅猫一日偶然走失責令臨安府府尹立限挨訪府尹曹泳差人遍訪數日間拿到獅猫數百并黑猫王喫苦使錢不可盡述押送到相府檢驗都非乃圖形千百幅張掛茶坊酒肆官給賞錢一千貫此時鬧動了臨安府鬧了一月有餘那猫兒竟無踪影相府遣官督責曹泳心慌乃將黃金鑄成金猫重賂奶娘送與崇國夫人方纔罷手只這一節權賊之威權大槩可知晚年謀篡大位為朝中諸舊臣未盡心懷疑忌欲與大獄誣陷趙鼎張浚胡銓等五十三家謀反大

逆吏寫奏牘已成只待秦檜著名進御是日檜適遊西湖正飲酒間忽見一人披髮而至視之乃岳飛也厲聲說道汝殘害忠良殃民誤國吾已訴聞上帝來取汝命檜大驚問左右都說不見檜因此得病歸府次日吏將奏牘送覽衆人扶檜坐于格天閣下檜索筆署名手顫不止落墨污壞了奏牘立刻教重換來又復污壞究竟寫不得一字長舌妻王夫人在屏後搖手道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上扶進內室已昏憒了一語不能發遂死此乃五十三家不該遭在他賊手中亦見天理昭然也有詩爲證

忠簡沉下武穆誅　又將善類肆侵圖

格天閣下名難署　始信忠良有嘿扶

檜死不多時、秦熺亦死、長舌王夫人設醮追薦、方士伏壇奏章、見秦熺在陰府荷鐵枷而立、方士問太師何在、秦熺答道、在酆都、方士還至酆都、見秦檜万俟卨王俊披髮垢面、各荷鐵枷、衆鬼卒持巨梃驅之而行、其狀甚苦、檜向方士說道、煩君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方士不知何語、述與王氏知道、王氏心下明白喫了一驚、果然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因這一驚、王氏亦得病而死、未幾秦塤亦死

不勾數年，秦氏遂衰。後因朝廷開浚運河，畚土堆積府門，有人從望仙橋行走，看見丞相府前縱橫堆着亂土，題詩一首於墻上。詩曰：

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
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鄜郎貯黃金。
咲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
寂莫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擯陰。

宋朝自秦檜主和，誤了大計，反面事仇，君臣貪于佚樂。元太祖鐵木眞起自沙漠，傳至世祖忽必烈，滅金及宋。宋丞相文天祥，號文山，天性忠義，召兵勤王，有

志不遂，爲元將張弘範所執，百計說他投降不得，至元十九年，斬于燕京之柴市，子道生、佛生、環生，皆先丞相而死，其弟名璧，號文溪，以其子陞嗣天祥之後，璧陞父子俱附元貴顯，當時有詩云，

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
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

元仁宗皇帝皇慶年間，文陞仕至集賢院大學士，話分兩頭，且說元順宗至元初年間，錦城有一秀才，複姓胡母，名廸，爲人剛直無私，常說我若一朝際會風雲，定要扶持善類，驅盡奸邪，使朝政清明，方遂其願，

何期時運未利一氣走了十科不中乃隱居威鳳山中讀書治圃爲養生計然感憤不平之意時時發露不能自禁於懷也一日獨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啟囊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窗傳讀未畢不覺赫然大怒氣湧如山大罵奸臣不絕再抽一書觀看乃文文山丞相遺藁朗誦了一遍心上愈加不平拍案大叫道如此忠義之人偏教他殺身絕嗣皇天皇天好沒分曉悶上心來再取酒痛飲至于大醉磨起墨來取筆題詩四句於東窗傳上詩云

長腳邪臣長舌妻　忍將忠孝苦誅夷

[illegible]

吟了數過，撇開一邊，再將文丞相集上，也題四句

雙手擎天志已違　紫闕遺蹟日爭輝

獨憐血淚同聯盡　飄泊忠魂何處歸

吟罷餘興未盡，再題四句於後

檜賊奸邪得善終　羨他孫子顯榮同

文山酷死兼無後　天道何曾識佞忠

寫罷擲筆，再吟數過，覺得酒力湧上，和衣就寢，俄見早衣二吏，至前揖道，閻君命僕等相邀，君宜速往。胡毋迪正在醉中，不知閻君爲誰，答道，吾與閻君素昧

平生今見召何也皂衣吏笑道君到彼自知不勞詳
問胡母廸方欲再拒被二吏挾之而行離城約行數
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景象再行數里望
見城郭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不絕如市廛之狀行
到城門見榜額乃酆都二字廸曉省得是陰府業已
至此無可奈何旣入城則有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
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皂衣吏令一人爲伴一
人先入少頃復出招廸曰閻君召子廸乃隨吏入門
行至殿前榜曰森羅殿殿上王者袞衣冕旒類人間
神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皂履高幞

廣帶各執文簿階下侍立百餘人有牛頭馬面長喙
朱髮猙獰可畏胡毋廸稽顙于階下冥王問道子即
胡毋廸耶廸應道然也冥王大怒道子爲儒流讀書
習禮何爲怨天怒地謗鬼侮神乎胡毋廸答道廸乃
後進之流早習先聖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
並無怨天尤人之事冥王喝道你說天道何曾識佞
忠豈非怨謗之談乎廸方悟醉中題詩之事再拜謝
罪道賤子酒酣罔能恃性偶讀忠奸之傳致吟忿憾
之辭顒望神君特垂寬宥冥王道子試自述其意怎
見得天道不辨忠佞胡毋廸道秦檜賣國和議殺害

忠良、一生富貴善終其子秦熺狀元及第、孫秦塤翰林學士、三代俱在史館岳飛精忠報國父子就戮文天祥宋末第一個忠臣、三子俱死于流離、遂至絕嗣其弟降虜、父子貴顯、福善禍淫天道何在、賊子所以狐心致疑、願神君開示其故、冥王呵呵大笑、子乃下土腐儒天意微渺豈能知之那宋高宗原係錢鏐王第三子、轉生當初錢鏐獨霸吳越傳世百年、並無失德後因錢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獻土、到徽宗時顯仁皇后有孕、夢見一金甲貴人怒目言曰我吳越王也、汝家無故奪我之國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

宋都遺墨有此跋西湖志取之

還我疆土醒後遂生皇子構是爲高宗他原索取舊
疆所以偏安南渡無志中原秦檜會逢其適力主和
議亦天數當然也但不該誣陷忠良故上帝斬其血
胤秦熺非檜所出乃其妻兄王煥之子長舌妻冒認
爲兒雖子孫貴顯秦氏魂魄豈得享異姓之祭哉岳
飛係三國張飛轉生忠心正氣千古不磨一次托生
爲張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爲岳飛改姓不改名
雖然父子屈死子孫世代貴盛血食萬年文天祥父
子夫妻一門忠孝節義傳揚千古文夫嫡姪爲嗣延
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風豈得爲無後耶夫天道

留千古信夫

報應或在生前或在死後或福之而反禍或禍之而
反福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釐不爽子但據
目前譬如以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矣胡毋迪頓首
道承神君指教開示愚蒙如撥雲見日不勝快幸但
愚民但據生前之苦樂安知身後之果報哉以此冥
冥不可見之事欲人趨善而避惡如風聲水月無所
忌憚宜乎惡人之多而善人之少也賤子不才願得
遍遊地獄盡觀惡報傳語人間使知儆懼自修未審
允否冥王點頭道是即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
仰普掠獄官即啟狴牢引此儒生徧觀泉扃報應毋

得逢錯吏領命引胡毋迪從西廊而進過殿後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鉄爲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將門鐶叩三下俄頃門開夜叉數輩突出將欲擒迪吏叱道此儒生也無罪便將閻君所書白簡教他看了夜叉道吾輩只道罪鬼入獄不知公是書生幸勿見怪乃揖迪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風氣蕭然四圍門牌皆牓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泠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餘人皆被髮裸體以巨釘釘其手足于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皆

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旁一婦人裸而無衣罩于鐵籠中一夜叉以沸湯澆之皮肉潰爛號呼之聲不絕綠衣吏指鐵床上三人對胡毋迪說道此即秦檜万俟卨王俊這鐵籠中婦人即檜妻長舌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丁大全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其同奸黨惡之徒王遣施刑令君觀之即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于銅柱一卒以鞭扣其環即有風刀亂至遶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虀粉血流凝地少頃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聚爲人形吏向迪道此震擊者

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乎卒驅至金剛火車濱冷等
獄將檜等受刑尤甚飢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
吏說道此曹凡三日則偏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
後變爲牛羊犬豕生于世間爲人宰殺剝皮食肉其
妻亦爲牝豕食人不潔臨終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
衆已爲畜類于世五十餘次了廸問道其罪何時可
脫吏答道除是天地重復混沌方得開除耳復引廸
到西垣一小門題曰奸回之獄荷桎梏者百餘人率
身披氈類蝟形廸問此輩皆何等人吏答道是皆
歷代將相奸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如梁冀董

卓盧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爲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于鐵柱四圍以火炙之廸問道士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摇手道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臾烈焰亘天皆不勝其苦哮吼躑躅皮肉焦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綻裂其中突出個人來視之俱無鬚鬍寺人也吏呼夜叉擲于鑊湯中烹之但見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少頃復以冷水沃之白骨相聚仍復人形吏指道此皆歷代宦官秦之趙高

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童貫之徒從小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誘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累刼無已復至東壁男女數千人皆裸體跣足或烹剝刳心或剉燒舂磨哀呼之聲徹聞數里吏指道此皆在生時爲官爲吏貪財枉法刻薄害人及不孝不友悖負師長不仁不義故受此報廼見之大喜歎曰今日方知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吾一生不平之氣始出矣吏指北面云此去一獄皆僧尼哄騙人財奸淫作惡者又一獄皆淫婦妬婦逆婦狠婦等輩廼答道果報之事吾已悉知不消

去看了、吏笑携廸手偕出、仍入森羅殿、廸再拜、叩首稱謝、呈詩四句、詩曰

權奸當道任恣睢　果報原來總不虛
冥獄試看刑法慘　應知今日悔當初

廸又道、奸回受報、僕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不勝欣幸、冥王俯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道、爲王公大人、享受天祿、壽滿天年、仍還原所、以俟緣會、又復托生、子既求見、吾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分付從者引廸後隨、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横、朱牌金字、題曰、

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花飛舞龍吟鳳吹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盂環侍左右見冥王來各各降階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仙童獻茶已畢冥王述胡母迪來意命迪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道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別具席于下命迪坐迪謙讓再三不敢王曰諸公以子斯文能持

我將用良將是遣然轉身

正論故加優禮何用苦辭廼乃揖謝而坐寘王拱手道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史册在陰則享受天樂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爲王侯將相扶持江山功施社稷今天運將轉不過數十年真人當出撥亂反正諸公行且先後出世爲創功立業之名臣矣廼卽席又呈詩四句詩曰

時從窓下閱遺編　每恨忠良福不全
目擊冥司天爵貴　皇天端不負名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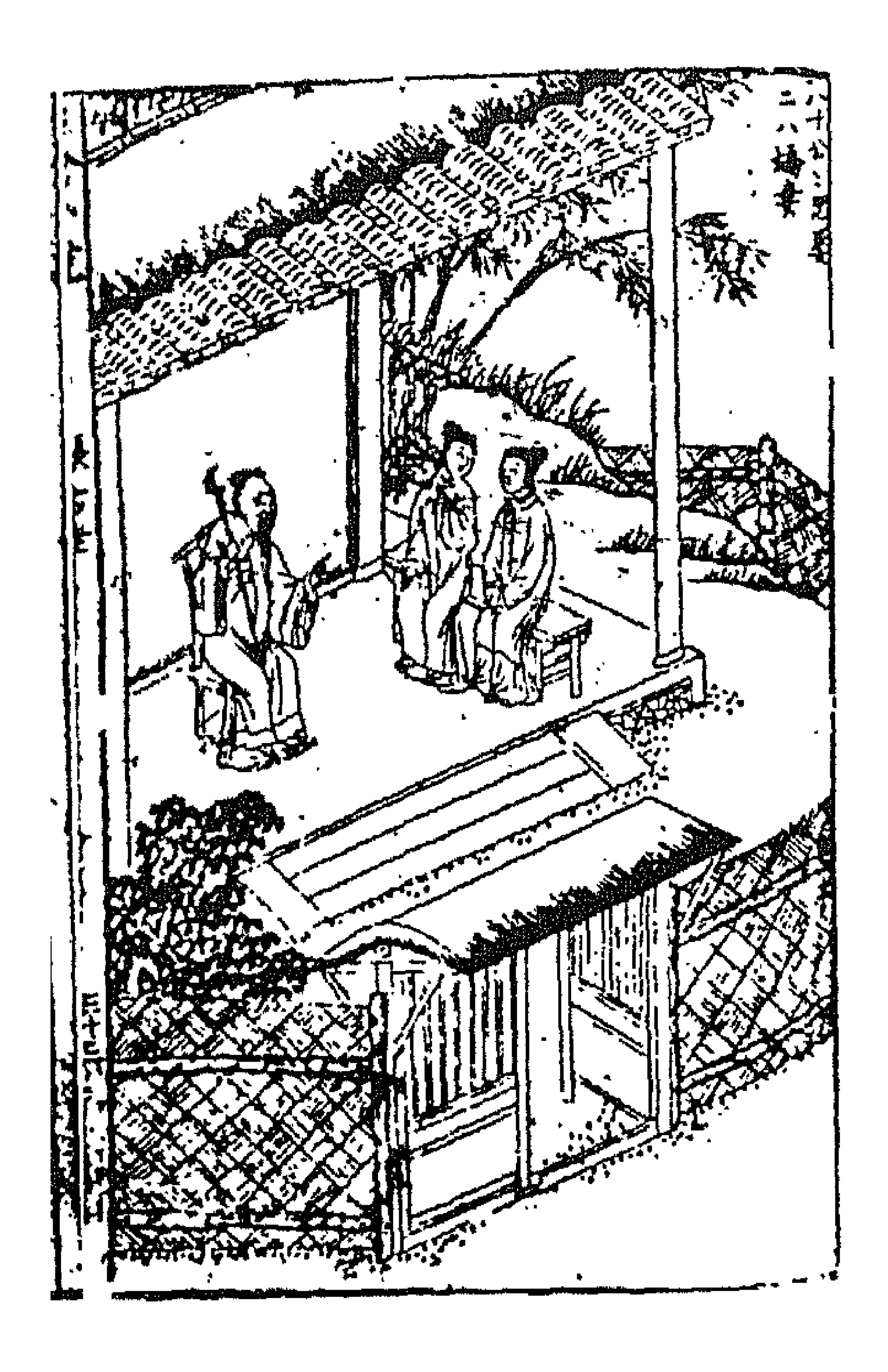
諸公皆舉手稱謝寘王道子覩善惡報應忠佞分別不爽假令子爲閻羅恐不能復有所加耳廼離席下

拜謝罪諸公齊聲道此生好善嫉惡出于至性不覺
見之吟咏不足深怪冥王大笑道諸公之言是也迪
又拜問道僕尚有所疑求神君剖示僕自小苦志讀
書並無大過何一生無科第之分豈非前生有罪業
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剛直命
中無夷狄之緣不應爲其臣子某冥任將滿想子善
善惡惡正堪此職某當奏知天廷薦子以自代子暫
回陽世以享餘齡更十餘年後尚當奉迎耳言畢即
命朱衣二吏送迪還家迪大悅再拜稱謝及辭諸公
而出約行十餘里只見天色漸明朱衣吏指向迪道

日出之處即君家也廸挽住二吏之衣欲延歸謝之二吏堅却不允廸再三挽留不覺失手二吏已不見了廸即展臂而寤殘燈未滅日光已射牕紙矣廸自此絕意干進修身樂道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一日午後忽見冥吏持牒來迎廸赴任車馬儀從儼若王者是夜廸遂卒又十年元祚遂傾天下仍歸於中國天爵府諸公已知出世為卿相矣後人有詩云

王法昭昭猶有漏　冥司隱隱更無私
不須親見酆都景　但請時吟胡母詩

第三十二回終


二八姻章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長空萬里彤雲作　迤邐祥光過齋閣
未教柳絮舞千毬　先使梅花開數萼
入簾有韻自颼颼　點水無聲空漠漠
夜來閒向古松梢　向曉朔風吹不落

這八句詩題雪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似鹽似柳絮似梨花雪怎地似鹽謝靈運曾有一句詩詠雪道撒鹽空中差可疑蘇東坡先生有一詞名江神子

黃昏猶自雨纖纖曉開簾玉平簷江闊天低無

可[illegible]前處處迷青帘獨坐閑階誰伴我呵凍手撚寒鬚〇使君留客醉懨懨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古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這雪又怎似柳絮謝道韞曾有一句詠雪道未若柳絮因風起黃魯直有一詞名踏莎行

堆積瓊花鋪陳柳絮曉來已沒行人路長空猶未綻彤雲飄飄尚逐回風舞〇對景銜杯迎風索句回頭却笑無言語為何終日未成吟前山尚有青青處

又怎見得雪似梨花李易安夫人曾道行人舞袖拂

李嶠代縫行附馬相啟

梨花兒叔用有一詞名臨江仙

萬里彤雲密布長空瓊色交加飛如柳絮落泥沙前村歸去路舞袖拂梨花○此際堪描何處景江湖小艇漁家旋斟香醞過年華披簑乘遠興頂笠過溪沙

雪似三件物事又有三個神人掌管那三個神人姑射真人周瓊姬董雙成周瓊姬掌管芙蓉城董雙成掌管貯雪琉璃淨瓶瓶內盛着數片雪每遇彤雲密布姑射真人用黃金筯敲出一片雪來下一尺瑞雪當日紫府真人安排筵會請姑射真人董雙成飲得

羌曆之甚佳明小說粉明頓却乱

都醉。把金觔鼓着琉璃淨瓶。待要唱隻曲兒錯敲破了琉璃淨瓶。傾出雪來。當年便好大雪。曾有隻曲兒名做憶瑤姬。

姑射眞人宴紫府。雙成擊破瓊苞零珠碎玉被蕊宮仙子。撒向空拋乾坤皓彩中宵海月流光色共交。向曉來銀壓琅玕。數枝斜墜玉鞭稍○荆山隈碧水曲。際晚飛禽冒寒歸去無巢。簷前爲愛成簪觔。不許兒童使杖敲。待做他當日表安謝女才詞詠喇

姑射眞人是掌雪之神。又有雪之精是。

身上抖下一根毛下一夜雪却有個神仙是洪厓先
生管着用葫蘆兒盛着白騾子赴罷紫府眞人會飲
得酒醉把葫蘆塞得不牢走了白騾子却在番人界
裏退毛洪厓先生因走了白騾子下了一陣大雪且
說一個官人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馬變成一件蹺蹊
神仙的事舉家白日上昇至今古跡尚存蕭梁武帝
普通六年冬十二月有個諫議大夫姓韋名恕因諫
蕭梁武帝奉持釋教得罪貶在滋生駟馬監做判院
這官人
中心正直秉氣剛強有回天轉日之言懷逐後

去邪之見
這韋官人受得滋生駟馬監判院這座監在眞州六合縣界上蕭梁武帝有一匹白馬名作照殿玉獅子
蹄如玉削體若瓊粧盪胷一片粉鋪成擺尾萬條銀縷散能馳能載走得千里程途不喘不嘶跳過三重闊澗渾似狻猊生世上恰如白澤下人間
這匹白馬因爲蕭梁武帝追趕達摩禪師到今時長蘆界上有失野下在滋生駟馬監教牧養當日大雪下早晨起來只見押槽來禀覆韋諫議道有件禍事

昨夜就槽頭不見了那照殿玉獅子。諕得彦詩議慌忙叫將一監養馬人來。却是如何計結。就中一個押槽出來道。這匹馬容易尋。只看他雪中脚跡。便知着落了。

議道說得是。便將差人隨着押槽尋馬脚跡。

迤邐閑行了數里田地。雪中見一座花園。但見

粉牆臺榭。瑣鎖亭軒。兩邊斜壓玉欄杆。一徑平鋪銀綫。帶太湖石。陷桃堤。監虎深埋。松栢枝盤。好似玉龍高聳。徑裏草枯難辨色。亭前梅綻只聞香

却是一座籬園。押槽看着衆人道。這匹馬在這座裏

即時離庄門見一個老兒出來押槽相揖道借問則個那夜雪中滋生駟馬監費走了一匹白馬這匹白馬是梁皇帝騎的御馬名喚做照殿玉獅子看這脚跡時却正跳入籬園内來老夫若還收得之時却教諫議自備錢酒相謝老兒聽得道不妨馬在家裏衆人且坐老夫請你們食件物事了去衆人坐定只見大伯子去到籬園根中去那雪裏面用手取出一個甜瓜來看這瓜時真個是

綠葉和根嫩　黃花向頂開
香從辛裏得　甜向苦中來

對此兒顛另姓

那甜瓜藤蔓枝葉都在上面衆人心中道眞是大伯子收下的看那瓜顏色又新鮮大伯取一把刀兒削了瓜皮打開瓜頂一陣異氣噴人請衆人喫了一個瓜又再去雪中取出三個瓜來道你們做老拙傳話諫議道張公教送這瓜來衆人接了甜瓜大伯從籬園後地牽出這匹白馬來還了押槽押槽攏了馬兒謝了公公衆人都回滋生駟馬監見韋諫議道可煞作怪大雪中如何種得這甜瓜即時請出恭人來和這十八歲的小娘子都出來打開這瓜合家大小都食了恭人道那罪過這老兒與我收得馬又送瓜來

十八歲女兒太奸一不足也又得之途間二不足也歸張公同坐三不是也

着個甚道理謝他撚指過了兩月至次年春半景色清明恭人道今日天色晴和好去謝那送瓜的張公謝他收得馬諫議即時教安排酒樽食壘暖盪撩鍋辦幾件食次叫出十八歲女兒來道我今日去謝張公一就帶你母子去遊翫閑走則個諫議乘着馬隨兩乘轎子來到張公門前使人請出張公來大伯連忙出來唱喏恭人道前日相勞你收下馬今日諫議置酒特來相謝就草堂上鋪陳酒器擺列盃盤請張公同坐大伯再三推辭接條凳子橫頭坐地酒至三盃恭人問張公道公公貴壽大伯言老拙年已八十

歲恭人又問公公幾口大伯道了然一身恭人說公公也少不得個婆婆相伴大伯應道便是沒恁麼巧頭腦恭人道也是說個七十來歲的婆婆大伯道年紀須老道不得個

百歲光陰如撚指　人生七十古來稀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六十來歲的大伯道老也

月過十五光明少　人到中年萬事休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五十來歲的大伯又道老也

三十不榮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尋死路

恭人忍不得自道看我取笑他公公說個三十來歲

食時也　壯

八十老口

的大伯道老也恭人說公公如今要說幾歲的大伯擡起身來指定十八歲小娘子道若得此女以爲匹配足矣韋諫議當時聽得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聽他說話叫那當直的都來要打那大伯恭人道使不得特地來謝他却如何打他這大伯年紀老說話顛狂只莫管他收拾了酒器自歸去話裏却說張公一併三日不開門六合縣裏有兩個撲花的一個喚做王三一個喚做趙四各把着大籃籠來尋張公打花見他不開門敲門叫他見大伯一行說話一行咳嗽一似害痨病相思氣絲絲地怎見得曾有

一夜遊宮詞

四百四病人皆有只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在心頭魃魃地教人瘦〇愁逢花前月下最怕黃昏時候心頭一陣痒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

看那大伯時喉嚨啞颯颯地出來道罪過你們來這兩日不懂要花時打些個去不要你錢有件事相煩你兩個與我去尋兩個媒人婆子若尋得來時相贈二百足錢自買一角酒喫二人打花了自去一時之間尋得兩個媒人來這兩個媒人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和諧掌人間鳳隻鸞孤管

宇宙孤眠獨宿折莫三重門戶邏甚十二樓中
男兒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須動意傳言玉女
用梲關把手拖來侍香金童下說辭攔腰抱住
小
引得巫山偷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
叫得兩個媒婆來和公公廝叫張公道有頭親相煩
說則個這頭親曾相見則是難說先各與你三兩銀
子若討得回報各人又與你五兩銀子說得成時教
你兩人撰個小小富貴張媒李媒便問公公要說誰
家小娘子張公道滋生駟馬監裏韋諫議有個女兒
年紀一十八歲相煩你們去與我說則個兩個媒婆

合着笑笑拨了三兩銀子、出去、行半里田地、到一個
土坡上張媒看着李媒道怎地去韋諫議宅裏說張
媒道容易、我兩人先買一角酒喫、教臉上紅拂拂地
走去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去說與大伯、只道說了
還未有回報、道猶未了、則聽得叫道、且不得去、回頭
看時、郤是那張公趕來、說道我猜你兩個買一角酒
喫得臉上紅拂拂地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來說與
我道未有回報、還是恁地麼、你如今要得好、急速便
去千萬討回報、兩個媒人見張公恁地說道做着只
得去、兩人同到滋生駟馬監倩人傳報與韋諫議諫

議道教人來張媒李媒見了諫議道你兩人莫是來說親麼兩個媒人笑嘻嘻的怕得開口韋諫議道我有個大的兒子二十二歲見隨王僧辯征北不在家中有個女兒一十八歲清官家貧無錢嫁人兩個媒人則在堦下拜不敢說韋諫議道不須多拜有事但說張媒道有件事欲待不說爲他六兩銀欲待說恐激惱諫議又有些個好笑韋諫議問如何張媒道穩底的張老沒來歷今日使人來叫老媳婦兩人要說諫議的小娘子得他六兩銀子見在這裏懷中取出那銀子教諫議看道媒人則全時得這銀若不周全

只得還他諫議道大伯子莫是風我女兒纔十八歲不曾要說親如今要我如何周全你這六兩銀子張媒道他說來只問諫議覓得回報便得六兩銀子諫議聽得說用指頭指着媒人婆道做我傳話那沒見識的老子要得成親來日辦十萬貫見錢爲定禮並要一色小錢不要金銀准折教討酒來勸了媒人發付他去兩個媒人拜謝了出來到張公家見大伯伸着頸項一似望風宿鷺等得兩個媒人回來道且坐生受不易且取出十兩銀子來安在卓上道起動你們親事圓備張媒問道如何了大伯道我丈人說要

我十萬貫錢為定禮並要小錢方可成親兩個媒人道猜着了果是諫議恁地說公公你卻如何對副那大伯取出一掇酒來開了安在卓子上請兩個媒人各喫了四盞將這媒人轉屋山頭邊來指着道你看兩個媒人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瞳人打一看時只見屋山頭堆垜着一便價十萬貫小錢兒道你們看先准備在此了只就當日教那兩個媒人先去回報諫議然後發這錢來媒人自去了這里安排車仗從裏面叫出幾個人來都着紫衫盡戴花紅銀楪子推數輛太平車

平川如雷吼曠野似潮奔猜疑地震天搖彷彿星移日轉初觀形象似秦皇塞海鬼驅山乍見威儀若夏禹行舟臨陸地滿川寒鴈叫一隊錦

鷄鳴

車子上旗兒插着寫道張公納韋諫議宅財禮衆人推着車子來到諫議宅前唱起三聲喏來排着兩行車子使人入去報與韋諫議諫議出來看了車子開着口則合不得使人入去說與恭人恭人却怎地對副恭人道你不合勸他討十萬貫見錢不知道大伯如今那裏擧劃將來待不成親是言而無信待與他成親

是

豈有衣冠女子嫁一園叟乎夫妻二人倒斷不下恭人道且叫將十八歲女兒前來問這事却是如何女孩兒懷中取出一個錦囊來原來這女子七歲時不會說話一日忽然開道出四句言語來

天意豈人知　應於南楚發

寒灰熱如火　枯楊再生梯

自此後便會行文旼名文女當時着錦囊盛了這首詩收十二年今日將來教爹〻看道雖然張公年紀老恐是天意却也不見得恭人見女兒肯又見他果有十萬貫錢此必是奇異之人無計奈何只得成選

擇吉日良辰做起親來，張公喜歡。正是

旱蓮得雨重生藕　枯木無芽再遇春

做成了親事，抵帳回，帶那兒女歸去了。韋諫議戒約家人，不許一人去張公家去。普通七年，夏六月間，諫議的兒子，姓韋名義方，文武雙全，因隨王僧辯北征回歸，到六合縣，當日天氣，熱怎見得

萬里無雲駕六龍　千林不放鳥飛空

地燃石裂江湖沸　不見南來一點風

相次到家中，只見路傍籬園裏有個婦女，頭髮蓬鬆，腰繫青布裙兒，腳下拖雙靸鞋，在門前賣瓜。這瓜

西園、擷處香、和露洗盡、南軒暑、莫嫌坐上適無蝇、只恐怕寒難近玉壺冰　井花浮翠金盆小、午夢初回了、詩翁自是不歸來、不是青門無地可移栽

韋義方覺走得渴、向前要買個瓜喫、擡頭一覷、猛叫一聲道、文女你如何在這裡、文女叫哥哥、我爹爹嫁我在這裡、韋義方道我路上聽得人說道、爹爹得十萬貫錢、把你賣與賣瓜人張公、却是爲何那文女把那前面的來歷、對着韋義方從頭說一遍、韋義方道我如今要與他相見如何、文女道哥哥要見張公你

且少待我先去說一聲却相見文女移身已挺脚步入去房裏說與張公復身出來道張公道你性如烈火意若飄風不肯教你相見哥哥如今要相見却不妨只是勿生惡意說罷文女引義方入去相見大伯即時抹着腰出來韋義方見了道却不耐耐恁麼模樣却有十萬貫錢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會子掣出太阿寶劍覷着張公劈頭便剁將下去只見劍靶指在手裏劍却折做數段張公道可惜又減了一個神仙文女推那哥哥出來道教你勿生惡意如何把劍剁他韋義方歸到家中參拜了爹爹媽媽便問如何

將文女嫁與張公韋諒議道這大伯是個作怪人韋義方道我也疑他把劍剁他不着到壞了我一把劍次日早韋義方起來洗漱罷緊裹停當向爹爹媽媽道我今日定要取這妹子歸來若取不得這妹子定不歸來見爹爹媽媽相辭了帶着兩個當直行到張公住處但見平原曠野蹤跡荒涼問那當方住的人道是有個張公在這裡種瓜住二十來年昨夜一陣烏風猛雨今日不知所在韋義方大驚擡頭只見樹上削起樹皮寫着四句詩道

兩枝筱籤世間無　盡蓋瓜園及草廬

要識老夫居止處　桃花莊上樂天居

韋義方讀罷了書教當直四下捜尋當直回來報道張公騎着匹蹇驢小娘子也騎着匹蹇驢兒帶着兩枚篋袋取眞州路上而去韋義方和當直三人一路趕上則見路上人都道見大伯騎着蹇驢女孩兒也騎驢兒那小娘子不肯去哭告大伯道教我歸去相辭爹媽那大伯把一條拄兒在手中一路上打將道女孩兒去好恓惶人令人不忍見韋義方聽得說兩條忿氣從脚板灌到頂門心上一把無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帶着當直迤邐去趕約莫去不得數十

里、則是赶不上直赶到瓜洲渡口、人道見他方過江去、韋義方教討船渡江、直赶到茅山脚下、問人時、道他兩個上茅山去、韋義方分付了當直、寄下行李、於客店中了、自迸上山去、行了半日、那裡得見桃花庄

正行之次、見一條大溪攔路、但見

寒溪湛湛、流水泠泠、照人清影澈冰壺、極目浪花番瑞雪、垂楊掩映長堤岸、世俗行人絕往來、

韋義方到溪邊、自思量道、赶了許多路、取不得妹子歸去、怎地見得爹爹媽媽、不如跳在溪水裡死休、遲疑之間、閃着眼看時、則見溪邊石壁上一道瀑布泉流

將下來有數片桃花浮在水面上韋義方道如今是六月怎得桃花片來上面莫是桃花庄我那妹夫張公住處則聽得溪對岸一聲哨笛兒響看時見一個牧童騎着蹇驢在那裡吹這哨笛兒但見

濃綠成陰古渡頭　牧童橫笛倒騎牛
笛中一曲昇平樂　喚起離人萬種愁

牧童近溪邊來叫一聲來者莫是韋義方義方應道某便是牧童說奉張真人法旨教請舅舅過來牧童教蹇驢湙水令韋官人坐在驢背上渡過溪去牧童引路到一所庄院怎見得有臨江仙爲証

快活無過庄家好竹籬茅舍清幽春耕夏種及秋收冬閒觀瑞雪醉倒被蒙頭　門外多栽榆柳樹楊花落滿溪頭絕無閒悶與閒愁笑他名利客役役市塵遊

到得庄前小童入去從籬園裏走出兩個朱衣吏人來接見這韋義方道張眞人方治公事未暇相待令某等相款遂引到一個大四望亭子上看這牌上寫着翠竹亭但見

茂林鬱鬱修竹森森翠陰遮斷屏山密葉深藏軒檻煙鎖幽亭仙鶴唳雲迷深谷野猿啼

亭子上鋪陳酒器、四下裏都種天桃艷杏、異卉奇花、簇着這座亭子。朱衣吏人與義方就席飲宴。義方欲待問張公是何等人、被朱衣吏人連勸數杯、則問不得。及至筵散、朱衣相辭自去、獨留韋義方在翠竹軒、只教少待。韋義方等待多時、無信、移步下亭子來、正行之間、在花木之外、見一座殿屋、裏面有人說話聲。韋義方把舌頭舔開朱紅毬路亭隔看時、但見

朱欄玉砌、峻宇彫墻。雲屏與珠箔齊開、寶殿共瓊樓對峙。靈芝叢畔、青鸞彩鳳交飛、琪樹陰中、白鹿玄猿並立。玉女金童排左右、祥烟瑞氣散

氤氲

見這張公頂冠穿履佩玔執圭、如王者之服、坐于殿上、殿下列兩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兩面鐵枷上手枷着一個紫袍金帶的人、稱是甘州城隍、因境內虎狼傷人、有失檢舉、下手枷着一個頂盔貫甲、稱是某州某縣山神、虎狼損害平人、部轄不前、看這張公書斷、各有罪名、韋義方就窓眼內望見、失聲叫道、怪哉、怪哉、殿上官吏聽得、即時差兩個黃巾力士、捉將韋義方來、驅至堦下、官吏稱韋義方不合漏泄天機、合當有罪、急得韋義方叩頭告罪、眞人正恁麽說、只見

屏風後一個婦人鳳冠霞帔珠履長裙轉屏風背後出來正是義方妹子文女跪告張公道告眞人念是妾親兄之面可饒恕他張公道韋義方本合爲仙不合以劍剁吾吾以親戚之故不見罪今又窺覘吾之殿宇欲泄天機看你妹妹面饒你性命我與你十萬錢把件物事與你爲照去支討張公移身已挺脚步入殿裏去不多時取出一個舊席帽兒付與韋義方教往楊州開明橋下尋開生藥舖申公憑此爲照取錢十萬貫張公道仙凡異路不可久留令吹哨笛的小童送韋舅乘蹇驢出這桃花庄去到溪邊小童就

此異聞何事想間人世二十年在仙家只一日不來是仙家妙處

驢背上把韋義方一推頭掉腳掀攧將下去義方如醉醒夢覺卻在溪岸上坐地看那懷中有個帽兒似夢非夢遲疑未決且只得携着蓆帽兒取路下山來回到昨所寄行李店中尋兩個當直不見只見店二哥出來說道二十年前有個官人寄下行李上茅山去擔閣兩個當直等不得自歸去了如今恰好二十年是隋煬帝大業二年韋義方道昨日纔過一日卻是二十年我且歸去六合縣滋生駟馬監尋我二舅便別了店主人來到六合縣問人時都道二十年前滋生駟馬監裏有個韋諫議一十三口白日上昇至

今昇仙臺古跡尚存道是有個直閣去了不歸韋義方聽得說仰面大哭二十年則一日過了父母俱不見一身無所歸如今沒計奈何且去尋申公討這十萬貫錢當時從六合縣取路迤邐直到楊州問人尋到開明橋下果然有個申公開生藥鋪韋義方來到生藥鋪前見一個老兒

生得形容古怪裝束清奇頷邊銀剪蒼髯頭上雪堆白髮鳶肩龜背有如天降明星鶴骨松形好似化胡老子多疑商嶺逃秦客猜是磻溪執釣人

在生藥舖裏坐韋義方道老丈拜揖這裡莫是申公
生藥舖公公道便是韋義方着眼看生藥舖廚裏

四個葫蘆三個空　一個盛着西北風

韋義方肚裏思量道却那裡討十萬貫錢支與我且
問大伯買三支薄荷公公道好薄荷水草上說凉頭
明目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缺韋
義方道回些個百藥煎公公道百藥煎能消酒麪善
潤咽喉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賣
盡韋義方道回些甘草公公道好甘草性平無毒能
隨諸藥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語叫做國老要買

幾文韋義方道問公公同五錢公公道好教官人知恰恨也與韋義方對着公公道我不來買生藥一個人傳語是種爪的張公申公道張公却沒事傳語我做甚麼韋義方道教我來討十萬貫錢申公道錢却有何以爲照韋義方去懷裏摸索一和把出蓆帽兒來申公看着青布簾裡叫渾家出來看青布簾起處見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出來道丈夫叫則甚韋義方心中道却和那張公一般變髮後生老婆申公教渾家看這蓆帽兒是也不是女孩兒道前日張公騎着蹇驢兒打門前過蓆帽兒綻了教我縫當時沒皂

不見此公案哩

線我把紅線縫着頂上翻過來看時果然紅線縫着
項申公即時引韋義方入去家裡交還十萬貫錢韋
義方得這項錢把來修橋作路散與貧人忽一日打
一個酒店前過見個小童騎隻驢兒韋義方認得是
當日載他過溪的問小童道張公在那裡小童道見
在酒店樓上共申公飲酒韋義方上酒店樓上來見
申公與張公對坐義方便拜張公道我本上仙長與
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
點汙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本合爲仙不
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揚州城隍都土地道罷用手一

招呼兩隻仙鶴巾公與張古老各乘白鶴騰空而去
則見半空遺下一幅紙來掃開看時只見紙上題着
八句兒詩道是

一別長與二十年　　勉瓜隱蹟暫棲壘
因嗟世上凡夫眼　　誰識塵中未遇仙
授職義方封土地　　乘鸞交女得昇天
從今跨鶴棲前景　　壯觀維揚尚儼然

第三十三卷終